

太平天国史研究文选

(广西·1951—1980)

广西人民出版社

太平天国史研究文选

(广西·1951——1980)

广西太平天国史研究会 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太平天国史研究文选
广西太平天国史研究会 编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1.6 印张 272 千字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500 册

书号: 11113·31 定价 ~~0.87元~~
1.10 元

序

广西人民出版社为迎接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一百三十周年纪念决定出版广西作者和外省在广西工作的同志有关太平天国史学术论文选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广西僻处祖国南疆，文化落后，自古以蛮荒见称。翻开一部二十五史，在学术上有几个广西人？清代桐城派是一个影响很大的散文流派，广西人朱琦、王拯、龙启瑞都算得上桐城派作家，但他们是从外地学来的，他们也不曾把桐城派的文风带回广西来促进家乡的文化。这种情况，一直到我壮年时期还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就完全改变了。党大力发展边疆文化教育，在短短一、二十年间，就人才辈出，成果累累。以太平天国史研究来说吧，例如一九五四年广西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著的《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一九六一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的《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一九七二年广西师范学院史地系太平天国起义史调查组编的《太平天国起义史调查资料》、发表于《文物》一九七七年第一期广西民族学院政治系、广西平南县文化馆调查的《新发现的太平天国赞王蒙得恩祖坟墓碑和它说明的几个问题》等等，都可跻在我国第一流的历史调查报告之列而毫无逊色。今天，这一集《太平天国史研究文选》的出版，更加突出地标明了我区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可喜成果。这正是史所未有的我党发展边疆文化教育所取得的辉煌业绩。

回忆我在贵县中学读书时，有几门功课要到外省请老师，外

省人多不愿到边区来，因此，常常请不到老师。当时广西文化不发达，这是一个原因。到新中国成立后，也就完全改变了。党派遣了大批干部和不断地分配干部到广西来在各个岗位上建设广西，发展广西文化教育。于是在历史研究工作方面，外省来广西工作的同志们，就与广西同志们携手工作，共同前进。我区对太平天国史研究所取得的可喜成果，是跟外省在广西工作的同志们的努力和帮助分不开的。今天广西人民出版社编印这部《文选》，把外省在广西工作同志的成果和广西同志们的成果编在一起，就我体会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所以，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欢喜。尔纲广西人，未得为家乡效劳，十分惭愧。希望今后得随同志们在建设我区文化工作上尽一点儿微力。敬祝同志们在新长征的路上，乘风破浪，前进，前进，复前进！

一九八〇年三月五日贵县罗尔纲谨序于北京

目 录

金田起义日期再考·····	罗尔纲 (1)
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	袁似琰 (17)
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的主要原因·····	刘 介 (22)
论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广西的原因·····	钟文典 (38)
太平天国和矿工·····	梁任葆 (50)
试论金田起义前广西的“来土斗争”·····	张益贵 (65)
综论太平天国革命性质争论的中心问题·····	陈伟芳 (79)
太平天国时代广西壮汉各族农民的反剥削斗争 ·····	古 芦 (110)
洪秀全早期思想剖析·····	黎斐然 (120)
关于杨秀清假托天父附身传言的若干问题·····	邢凤麟 (147)
天国英雄 悲剧人物 ——试论天京事变后的石达开·····	张 胤 (181)
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	罗尔纲 (198)
曾国藩为什么删改《忠王李秀成自述》·····	吕集义 (231)

李秀成反侵略斗争的功绩和“防鬼反为先”的先进思想
.....饶任坤(239)

拜上帝会成立前金田地区的阶级斗争
.....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258)

太平天国起义几个问题的调查
.....广西师范学院史地系七
二级桂平开门办学小分队(271)

有关金田起义的一些调查资料.....桂平县历史学会(291)

新发现的太平天国赞王蒙得恩祖坟墓碑和它说明的几个问题
.....广西民族学院政治系 广西平南县文化馆(303)

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壮族子弟.....黄现璠(310)

太平天国幼赞王蒙时雍家出考.....黄素坤(314)

广西宜山县白龙洞石达开诗刻跋.....王克荣(326)

实物说出了真史

——永安智井土坑发掘所见

.....何 乘(334)

广西有关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文章和著作目录(1951—1980)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图书馆编(339)

附 记

金田起义日期再考

罗尔纲

承南京大学太平天国史研究室送给我一册南京大学学报丛书之三《太平天国史论丛》，其中有一篇俞政、姜涛两同志的《金田起义时间的再考证》。我读后，对两位同志治学的求真精神十分敬佩，尤其是在讨论不同意见的时候，对他人过去的苦辛予以热烈的赞许，而对自己今天钻研的成果却毫无自是之处。这种谦虚克让的态度从来就是极其难得的，而出自青年同志更为可贵的。这正是今天百家争鸣所要提倡的好风格，正是我们大家所需要学习的好态度。金田起义日期是有关今天对太平天国的纪念的，所以自从两位同志提出再考证之后，许多同志都关心这问题。广西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桂平召开的广西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就特地提出这问题进行讨论，同志们要我对这问题表示意见。为此，我从学习俞政、姜涛两同志大作得到的启发，写了这篇再考，以就正于两位同志和列位同志。

一、问题的再提出

我写过一篇《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日期的考证》，发表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到一九五四年写《金田起义考》^①时，又把这问题重写。关于金田起义的日期，那时候知道有十种不同的说法。我肯定了第十种《干王洪仁玕自述》“恭祝万寿起义”的记载，定金田起义日期在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日那一天，即公元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而否定了其他九种说法。

这九种说法里面，有《忠王李秀成自述》记在清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同日起义一说。一九六三年，曾国藩后人把《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出版，才知道李秀成原稿乃是“十月”，曾国藩把它刊刻，却改作了“六月”。

到一九七九年，俞政、姜涛两位同志对李秀成手书的“十月”，认为“它对于广为流传的十二月初十起义说是一种有力的否定”，并对《遵王赖文光自述》所说的“庚戌秋倡义金田”的“秋”，作了新的解释，说是指二十四节气的从立秋那天到立冬为止的一段节令时间，写了一篇《金田起义时间的再考证》，断定“十二月初十起义说难以成立”，而“金田起义应定在十月”。于是金田起义日期问题重新提了出来。

二、赖文光说的“秋”是四季的秋，
不可能指为说的是节气的日子；李
秀成说的十月同日起义，系误把团
营的日子作为宣布起义的日子

引起俞政、姜涛两位同志再考证金田起义日子的是《忠王李秀

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十月”的说法。而在论证“金田起义应定在十月”，则首先把《遵王赖文光自述》说的“道光庚戌秋，倡义金田”的“秋”是指二十四节气的立秋至立冬那段时间来作证，说：

查道光三十年庚戌，立秋是七月初一，立冬是十月初五。那么，按照我国传统的观念，道光三十年的秋天就是七月初一至十月初五。而在这四个月中，七、八、九三个月起义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唯一的可能是十月。

俞政、姜涛两同志认为道光三十年的秋天就是那年七月初一日立秋，至十月初五日立冬那一段时间，是我国传统的观念。是不是这样呢？请看看夏历的历法。案夏历以月亮运动周期为主，同时兼顾地球绕太阳的周期，它的历月长度以朔望月为准，为使历年长度与回归年相符，采用十九年七闰的方法，并设置二十四节气以兼顾季节时令，所以实质上是阴阳历。夏历一年十二月，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三个月，它的四季是从朔望月来定的。而二十四节气则以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而定。四季是属于夏历中的阴历部分，节气则属于夏历中的阳历部分。两者是不同的，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当我国行使夏历的时候，人们都是以十二月分四季的，而不是以二十四节气分四季的。因此，夏历四季名为四季，而实与四季寒暑变化无固定关系。二十四节气则表示四季寒暑变化的时期。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论夏历这种情况为“气朔交争”，其结果是造成“岁年错乱，四时失位”。他以立春为例说：

今乃专以朔定十二月，而气反不得主本月之政。时已谓之春矣，而犹行肃杀之政，则朔在气前者是也，徒

谓之乙岁之春，而实甲岁之冬也。时尚谓之冬也，而已行发生之令，则朔在气后者是也，徒谓之甲岁之冬，乃实乙岁之春也。

沈括说的“朔”，就是朔望月；气，就是节气。他论的立春气朔交争情况，我们可举实例来说明。例如清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才立春，照气节说，到这一天才是春季的开始，而夏历春季，已经从这年正月初一日开始了。这样，那十一天，虽然叫做春季，而实际还是道光二十八年的冬季（“徒谓之乙岁之春也，而实甲岁之冬”）。又知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立春，照气节说，从这一天起，就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季了，而夏历四季却一直要算到十二月二十九日还是冬季。这样，那十三天，虽然还叫做冬季，而气候已经是春季了（“时尚谓之冬也，而已行发生之令”），虽然名为道光二十三年的冬季，而实际已经是道光二十四年的春季了（“徒谓甲岁之冬，乃实乙岁之春也”）。因此，沈括主张改革夏历，“用十二气为一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为孟春之一日，惊蛰为仲春之一日”，使春夏秋冬四季的名与四季的实相符②。正因为夏历四季的名，与二十四节气所表示的季节时令变化的时期不同，所以沈括才有改革夏历的倡议。《遵王赖文光自述》说的“道光庚戌年秋”，正是夏历四季的第三季秋季，即这一年的七、八、九三个月，而不能指为说的是从立秋至立冬为止那一段节气日子的。俞政、姜涛两位同志说：“按照我们传统的观念，道光三十年的秋天就是七月初一至十月初五”的话是错了。《遵王赖文光自述》这句话并不能为“金田起义应定在十月”作证。俞政、姜涛两位同志从此作出的论断说：“从赖文光的‘秋’出发的推论，与李秀成所说的‘十月’不谋而合”的话也错了。

至于《忠王李秀成自述》说的“道光卅年十月，金田、花

洲、六（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的话，是否可作金田起义在道光三十年十月的证据呢？考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情道理书》说：“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这一天，是团营的日子，而不是宣布起义的日子。查同书用“金田起义”一辞凡两见，“团营”与“起义”是两回事，“团营”与“起义”词意完全不同，如果这一天是宣布起义的日子，《天情道理书》就要大书：“金田起义，时维十月初一日”，而不会作“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了。《天情道理书》不作“起义”而作“团营”，正说明了这一天是团营的日子，而不是宣布起义的日子。李秀成家在藤县新旺村，他没有参加金田起义，他是金田起义后八个月，太平军进攻永安州经过他家乡时才加入的。在起义前，他家得到通知，叫他去金田集中，但没有前往。他是知道各地拜上帝会众前赴金田团营的，却不知道团营之后又有宣布起义的事，所以误把十月初一日的团营作为起义，又把各地会众在金田团营这一天作为同日起义，所以才有他这一个说法。他的说法是讹误的。

《天情道理书》说的“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辞义分明，明确说是团营。《遵王赖文光自述》说的“予生长粤西，得伴我主天王圣驾，于道光庚戌年秋，倡义金田”，是指那一年的秋季，即七、八、九三个月。《忠王李秀成自述》说的“道光卅年十月，金田、花洲、六（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是一种讹误的说法。这三种说法都不能为“金田起义应定在十月”的论断作证，所以这个论断是不能成立的。

三、《干王洪仁玕自述》说的 “恭祝万寿起义”确是事实

我考证金田起义日子为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是根据

《干王洪仁玕自述》所说“恭祝万寿起义”这一纪事。现在既提出再考证的问题，就应该对这条证据进行再审核。

首先要审核洪仁玕有没有做证人的资格。考洪秀全于辛开元年夏驻军桂平县新圩时，即派江隆昌回广东花县召洪、冯二姓族人来广西^③。洪仁玕见了江隆昌，和洪、冯两姓五十人一同西上，到桂平，闻太平军已移营他去，清吏正在搜杀与拜上帝会有关系的人。洪仁玕叫同来的人回广东，而自与三人继续前进。因清吏搜捕，道途难通，只得中途折回。洪仁玕回到花县时，清吏已来洪秀全、冯云山两人本村捉人。他在家住不得，移居于清远友人家。旋与冯云山长子及侄儿再去广西。这一次，清吏盘查比上一次更严，他们无法前进，又折回广东^④。到壬子二年正月初，洪秀全再派江隆昌回花县，带有诏书召集洪、冯两族入广西，约会于永安州。洪仁玕又见了江隆昌。这一个于金田起义后，两次做洪秀全的秘密使者的“江隆昌，曾参预起义于广西，亲自场场胜利”，洪仁玕与他相见了两次，由他传达洪秀全的召命^⑤。洪仁玕给韩山文（I·Hamburg）所述金田起义全部经过的事实，便是从江隆昌得来的。可知洪仁玕虽不曾亲自参加金田起义，但他在当时就得亲闻金田起义的经过。他是具备有为金田起义日期作证的资格的。

洪仁玕作证人的资格既考明，再来审核他的叙述。他在《自述》里记道：

细推其在金田起义之始，固由历年神迹所致，乃众心坚如金石。又因当时拜菩萨者忌恶拜上帝毁其所立偶像，因各攻迫，日聚日众。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贵县白沙兄弟，被山尾村抢去耕牛，十余兄弟追杀至该村大胜。该村人演戏旺其菩萨，又看戏人自惊，自相践

踏，该村数千家从无人敢欺者，被十人打胜。又博白、鹿（陆）川等处团聚数千兄弟，路经半月到金田，象州亦被迫团聚到金田。此时天王在花州（洲）胡豫光（以眺）家驻蹕，乃大会各队，齐到花州（洲），迎接圣驾，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次则移蹕大黄冈（江）数捷。次则移蹕东乡、象州，转至武宣。闰八月初一日，入永安州。

他这段话，分为两部分，前部分是论金田起义的原始，是由众心坚如金石所致。他举白沙拜上帝会兄弟十多人，打胜反对拜上帝会的全村几千人的山尾村的事为例作说明。洪仁玕举的这件事，是金田起义前客土械斗事，他在这里虽然没有记明，但他说明他说的是“细推其在金田起义之始”，并不是说金田起义的事，词义却是分明的。对勘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也记有此事，说明是客土械斗事，又说拜上帝会群众，“此时彼等不特被本地人指责为干涉他人之宗教礼拜及毁坏偶像，而且包庇贼匪，密谋造反矣”，也说明是金田起义前事。到后部分，从记博白、陆川等处拜上帝会团营来金田起，才是述金田起义事。事件不同，时间也就不同，而无互相矛盾之处。而俞政、姜涛两位同志却论为：“洪仁玕在这里有两处涉及金田起义的时间，那就是第一段的‘金田起义之始’和第二段的‘恭祝万寿起义’。仔细考察这两个时间概念，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是互相矛盾的”，却是错了。至于洪仁玕在后部分叙述金田起义事里，把辛开元年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在武宣县东乡即天王位，建立太平天国，封幼主的事，与金田恭祝万寿起义连在一起，俞政、姜涛两位同志指为错误是对的。但洪仁玕在《自述》中，曾记明了庚戌年的纪年，金田起义是在庚戌年十二月初十日，而太平天国元年是辛开（即

辛亥)年，他断断没有不知道的，也不是“对于起义时间概念的含混”，而是行文时为求简括起见，就照顾不到事实吧了。这是古文里常有的情况。我们对洪仁玕这段记事，只能稽考哪一点是错误，哪一点是正确的，而不能从他在某一点的时间上有错误，就推论他的记事的时间全部都是错误的。

我在《金田起义考》中，举出两条证据来证明洪仁玕所说“恭祝万寿起义”的可信。第一条是洪秀全在《天父诗》里有一首给他的后妃的诗道：

凡间最好是何日？今年夫主生日，天父天兄开基日，人得见太平天日。

案太平天国宗教的说法，认为太平天国的建立，是奉天父天兄的意旨开创的，“夫主”，洪秀全自称，“今年”，指道光三十年庚戌。金田起义于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日那一天，开创了太平天国，所以说：“今年夫主生日，天父天兄开基日，人得见太平天日”。洪秀全这首诗说得何等的清楚明白。这是一条证明洪仁玕记载的真确的铁证。俞政、姜涛两位同志不同意，说：

罗先生把“开基日”解释为“起义日”，由此证明了金田起义在洪秀全生日那一天举行。……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开基”决不是“起义”的意思。

“开基日”应该理解为“开国日”。所以，这首诗只能证明洪仁玕所说在洪秀全生日那天“正号太平天国”，并不能证实“十二月初十起义”。

宣布金田起义是在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日那天，而洪秀全即天王位，正号太平天国，则在辛开元年二月二十一日。上文已经指出洪仁玕把“正号太平天国”与宣布金田起义写在一起的错误。俞政、姜涛两位同志也说“洪仁玕把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说成元年是完全错误的”，又说“洪仁玕把后来发生的事实提前了”。为什么在这里又说洪秀全歌颂他十二月初十生日为“开基”日的诗，“只能证明洪仁玕所说在洪秀全生日那天‘正号太平天国’”呢？那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吗？关于太平天国建国的时间和地点问题，我曾写有一篇《太平天国在何时何地？》^⑥，现把我的结论略述于下。考太平天国的“开国日”，是辛开（即辛亥）元年二月二十一日，那一天，革命群众拥戴洪秀全在武宣县东乡即天王位，立幼主，封百官，留发易服，建立了太平天国。在这一天以前，太平军只高举“太平”的旗帜，还未建立国号。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十月十四日，洪秀全《天历六节诏》记登极节的日子说：

二月念一哥登极，亦朕登极人间和。

哥，指耶稣，朕，洪秀全自称。据此知洪秀全即天王位的日子是二月二十一日。但这是哪一年的二月二十一日呢？查清朝广州副都统乌兰泰的奏报，他于清咸丰元年辛亥四月初三日到武宣时，已经知道洪秀全即天王位，可知这个二月二十一日，乃在清咸丰元年辛亥，即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可知洪秀全即天王位，建立太平天国是在辛开元年二月二十一日，而不是庚戌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日那一天。那末，洪秀全所说的“开基日”，断不是指“开国日”说的，而是指“起义”说的。

我举的第二条佐证是太平天国的勋位制度。《贼情汇纂》卷

三《伪官制·伪官勋阶》条功勋加一等下说明道：凡在金田与祝洪逆生日者，无论伪职大小，悉加“功勋加一等”五字。洪秀全在金田过生日，在永安也过生日，在武昌同样过生日，建都天京后都过生日，何以独是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在金田这一次庆祝他生日的人却都加“功勋加一等”呢？太平天国之所以特对这一年在金田的人都加勋位，其意义必有在庆祝洪秀全生日以外的。我们据上引洪秀全写的《生日开基诗》和《干王洪仁玕自述》，就明白了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这一天，一方面是庆祝洪秀全生日，同时乃是在金田宣布起义的日子。所以到建都天京后，就对那班凡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在金田参加起义的人，不论职位大小，都加“功勋加一等”，以酬庸他们金田起义的功劳。这也是一条证明《干王洪仁玕自述》所说“恭祝万寿起义”确凿可信的重要证据。俞政、姜涛两位同志对此不同意，说：

《贼情汇纂》记载：“凡在金田与祝洪逆生日者，无论伪职大小，悉加‘功勋加一等’五字”。罗先生据以推测说：“其意义必有在庆祝洪秀全生日以外的”。于是就认为道光三十年洪秀全生日必定就是起义日，参与祝寿的人都是首义有功人员，所以后来一律“功勋加一等”。我们认为，这种逻辑推理是勉强的。即令太平天国的制度真的把参加道光三十年祝寿的人统统加封“功勋加一等”，也并不能证明那次生日就是起义日，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就太平天国的勋位制度而言，《贼情汇纂》的记载是否正确还是个问题。……举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为例。该文记载：“由永安以前来附之贼，均为功勋加一等”。两相对照，谢介鹤